

[奥] 托马斯·布热齐纳



(第十部)

谁能和马交谈?



中华书局

小狗邦德侦探系列

第十部



谁能和马交谈？

[奥] 托马斯·布热齐纳 著
[德] 玛格达莱妮·汉克-巴斯费尔德 图
杨宏芹 译

中 华 书 局

Wer kann mit Pferden reden? by Thomas Brezina

© 1998 published by C. Bertelsmann Jugendbuch Verlag, München

within the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能和马交谈?/[奥]布热齐纳著;[德]汉克-巴斯费尔德绘;杨宏芹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

(小狗邦德侦探系列)

ISBN 7-101-03821-2

I. 谁… II. ①布… ②汉… ③杨… III. 儿童文学-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8197 号

-
- | | |
|-------|--|
| 丛 书 名 | 小狗邦德侦探系列 |
| 书 名 | 谁能和马交谈? |
| 著 者 | [奥] 托马斯·布热齐纳(Thomas Brezina)
www.thomasbrezina.com |
| 绘 者 | [德] 玛格达莱妮·汉克-巴斯费尔德
(Magdalene Hanke-Basfeld) |
| 译 者 | 杨宏芹 |
| 责任编辑 | 董慧洁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印 刷 |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
| 版 次 |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 字数 64 千字 |
| 印 数 | 1—10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7-101-03821-2/Z·472 |
| 定 价 | 8.00 元 |
-

目 录

1	失踪的小狗
8	拜罗·邦德
18	巨大的震惊
24	真卑鄙!
31	真是糟糕
39	小偷
45	出走!
51	道歉
58	和马交谈
67	看不见的电击
74	激烈的争吵
80	大破产
87	电线
94	咒语
101	一个不好的计划
108	一切都变了
113	马的知识



失踪的小狗

喂，我叫莉娜。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的朋友送给了我一捆干草、一袋燕麦和一箱虫蛀了的苹果。这是我所能想像到的最美妙的礼物。

如果有人认为我脑子有点儿不对劲，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干草、燕麦和虫蛀的苹果的味道确实相当不错。

当然不是对我而言！但利奥波德觉得它们真是很好。

我非常非常喜欢利奥波德，可是在我第一次见到它时，我还不知道我和它之间将会共同经历什么呢。

也许你们已经猜到了：利奥波德是一匹马。准确

地说，是一匹哈夫林的阉马^①。红褐色的皮毛，金黄色的马鬃，欢快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前额上总是垂着的一缕鬃发，使它显得格格外英俊漂亮。我的朋友巴斯蒂安因此给它取了一个昵称“迪斯科明星”。他说，利奥波德看上去总是像刚从迪斯科舞厅回来的一样。

我第一次见到利奥波德，是四周前在卡特尔的骑马场上。骑马场距离齐特巴特寄宿学校仅两站的路程，巴斯蒂安、卢克斯和我就住在齐特巴特寄宿学校。当然还有我们的神秘的小狗——拜罗·邦德。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在一个星期四的中午，校长齐特巴特夫人出现在学校的饭厅里，敲响了那面大锣。

“静一静，‘扫帚棍’要给我们讲话！”巴斯蒂安嚷嚷道。他一直把齐特巴特夫人称作“扫帚棍”，因为她走路总是笔直笔直的，仿佛吞下了一根扫帚棍似的。

“孩子们，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爱特马的同学们！”齐特巴特夫人高声宣布。

我从眼角可以看到，巴斯蒂安和卢克斯正做着鬼脸。道俩人会一点点，但从未骑过。而我呢，则狂热地爱骑马，因此他们就常常拿我的爱好开玩笑。有一次

① 哈夫林是意大利的一个小村庄。那儿的阉马小而壮，大多是褐色的皮毛，浅色的马鬃和尾巴，主要用来驮运货物。



齐特巴特夫人在向孩子们宣布卡特尔骑马场的事情。

卢克斯甚至宣称，我肯定曾被马踢过，所以才对骑马如此疯狂。

“孩子们，卡特尔的骑马场就在我们学校附近！”“扫帚棍”接着说。

巴斯蒂安大笑一声，嚷嚷道：“我可不想成为那儿的耗子^①！”

大家哄堂大笑。齐特巴特夫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能听我说完吗？”她问道，环顾四周。刹时饭厅里鸦雀无声。“卡特尔夫人给我来电话，向我建议说你们可以在她的骑马场上骑马课。凡寄宿学校的学生一律半价。”

道真是一个绝好的消息，特别是我们女孩子都欢呼雀跃。骑马课很贵，而我的妈妈现在手头正紧，所以我几乎不能去骑马。

卢克斯凑到巴斯蒂安身道，说：“我们应该赶快给莉娜拍张照片作为留念。不然，一会儿我们就将见不到她了，而以后我们就只能在骑马场上才能找到她。”

“胡说！”我向他们回去说。但卢克斯的话并非完

^① 卡特尔(Kater)在德文中的含义是“猫”，所以巴斯蒂安说“我才不想成为那里的耗子”。

全没有道理。还在当天下午，我就想到骑马场去看一看。巴斯蒂安和卢克斯决定和我一起去。

当我们做完功课以后，我们就径直走到位于楼上的“格鲁夫蒂”的房间。

“格鲁夫蒂”是我们的生物课老师，早先住在寄宿学校里的一个带有屋顶平台的小房间里。其实他叫迈尔，是学校里最早长的老师。一年前，他的腿摔断了，根本无法走路。但他依旧给学生上课，只是他再也不能住在原来的房间里了。于是，齐特巴特夫人在底层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住处。

“格鲁夫蒂”日积月累地在屋顶上布置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因为我们是 he 最喜欢的学生，所以就得到了照看花园的任务。我们非常乐意，况且“格鲁夫蒂”的房间也正好可以作为拜罗·邦德的一个极佳的藏身之处。

当我们打开房门时就听到了一个很恐怖的声音，接着就是一阵沙沙的响声。然后是一片寂静。

我们三人惊讶地互相你望我，我望你，心里琢磨着那是什么？

“喂，拜罗·邦德。来，我们出去散步！”卢克斯想借散步引诱我们的小狗出来。通常，“散步”一词从来失去过它的魅力。一听说要出去“散步”，拜罗·邦德就会

像白色的闪电一样冲出来，快速地爬进旅行背包藏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偷偷地带出寄宿学校。

寄宿学校是严厉禁止饲养宠物的。齐特巴特夫人声称，她对动物的皮毛过敏。她从未觉察到拜罗·邦德的存在，就是在拜罗·邦德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也从未有过过敏反应，从来打过喷嚏。

但在过个星期四，拜罗·邦德忽然不见了。我们喊它、引诱它，但它仍毫无踪迹。

巴斯蒂安悄悄暗示我们，让我们安静一点儿。于是，我们屏住呼吸，希望有一种声音可以让我们知道拜罗·邦德藏在哪里。

但“格鲁夫蒂”的房间里一片寂静。

卢克斯做出一个手势，未示他现在要采取措施了。他高声地叫道：“那好，拜罗·邦德不在，那我们就自己出去吧。”

还是没有我们的神秘的小狗的任何迹象。

巴斯蒂安吃惊地摇摇头：“拜罗·邦德居然不想去散步。这简直太不同寻常了。”

慢慢地，我开始担心起来。也许它失去了知觉？或者它从屋顶平台上滚下来了？那有好几级格梯，摔下来必定非常可怕。我仿佛看见了那可怕的灾难，尽管这一向只是卢克斯的壮举。

但是，我又有另一种疑虑。我慢慢地在“格鲁夫蒂”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试探性地观察着四周，但我还是没有发现我们的小狗。

“走，我们散步去！”我大声说着，将那两人推到门口。我打开房门，就好像我们就要离开房间似的。实际上，我们仍站在前厅里。

就在我们示威性地将房门重重地关上后，几秒钟过去了。不一会儿，一分钟也过去了。最后，拜罗·邦德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三个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惊呆了的巴斯蒂安、卢克斯和莉娜。



拜罗·邦德

沙发下缘的流苏开始在动，一种紫红色的斑点显露出来，接着出现的是白色的一缕头发和一只绿色与黄色相间的耳朵。

卢克斯呆住了。“拜罗·邦德，你看你像什么样子？”他轻声问道。

拜罗·邦德吃了一惊，它没有想到我们仍站在前厅里。它本来可以马上又溜回到沙发底下去的，但是一动不动。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它藏在了哪里。

带着哀求的目光，它慢慢地朝我们走了过来，轻轻地摇着尾巴。它蹲下来，真诚地看了我们一眼。我们仍不明白它头上的斑点是怎么一回事。那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人用彩色涂抹过的长了毛的复活节彩蛋。

和往常一样能干的巴斯蒂安，此时趴在地上，伸出手在沙发底下摸索着。摸了一通儿，当他把手收回来时，手指已经变成五彩斑斓的了。

“谜底揭开了。”他咕哝着，从沙发底下拖出来许多彩色铅笔，那都是我的。看来，拜罗·邦德在这个下午实在是太无聊了。它把所有的彩色铅笔都从中间咬断，然后把彩色笔芯嚼烂，所以弄得到处都这样花里胡哨的。

拜罗·邦德抬起它的右爪子，眼睛不好意思似的望着别处，它这是在向我们道歉。

“你是不是想当一名画家，试试你的本事？”巴斯蒂安笑着问它。

“这样我们就不能带它出去了。”我说，“不然，人们肯定以为是我们给小狗的毛染了颜色。拜罗·邦德必须先洗一个澡。”

这最后一句话就像是一句咒语。刹那间，我们的神秘的小狗又不见了。大约隔了半个小时，我们才又在沙发底下找到它。

拜罗·邦德憎恨洗澡。对它来说，洗澡真是最大的惩罚。我们也尽量少给它洗澡，不然的话，它的毛就太干燥了。但在这个星期四，洗澡对它来说绝对必要。

当我们给它淋浴，涂上洗浴香波时，我们三个人、

浴室的地面以及淋浴的帘子都是湿淋淋的，都变成花里胡哨的了。因为拜罗·邦德总想从我们手里溜掉，还使劲儿地挣扎个不停。它身上的颜色未能去掉，范围反而越来越大。它的头、脖子以及爪子都是五颜六色的。我们非常泄气，只好放弃。



莉娜、巴斯蒂安和卢克斯在给拜罗·邦德洗澡。

“那你就暂时做一只彩色的拜罗·邦德吧。”巴斯蒂安气喘吁吁地说道。

拜罗·邦德表示赞同。它满意地叫了一声乌夫，还抖抖身子。现在，我们三人倒是浑身湿淋淋的了。

当我们重新换上干衣服后，我们就一起前往骑马场。我们是步行去的，因为拜罗·邦德需要活动活动。

卡特尔骑马场由一个白墙黑梁的房子、三个长方形的马厩组成。那儿还有一个驯马场和三个牧场。卡特尔家甚至还拥有一个骑马大厅——这实在是太豪华了。

卡特尔骑马场不可能为生意不景气而抱怨。那儿挤满了穿着马裤的女孩。第一眼我就发现：大多数女孩都穿着昂贵的骑马服，都是那样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我向一个牧场的栅栏走去，在那个牧场上正有三匹马在低头吃草。这三匹马都有着栗色的发亮的皮毛以及柔滑的马鬃，但都没有在意我的出现。我有点失望地特过身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苹果。那是我从寄宿学校出来时到厨房里去拿的。

本来，我原想用这个苹果来喂马的，但现在饥饿难耐，于是张口就咬。苹果很新鲜，脆脆的，咬起来声音很响。

忽然，有人从背后猛地推了我一下，使我向前一个踉跄。我气愤地转过身，心想巴斯蒂安和卢克斯竟敢和我开这种玩笑。

但站在我背后的根本不是他们，而是一匹哈夫林马。它那黑色的大眼睛正有点调皮地闪闪发光。哈夫林马把它的耳朵好奇地转向我，头则偏向一边，这种姿势赋予它一种聪明、深思的样子。



哈夫林马凑到吃苹果的莉娜背后。

“嗨！难道你对我吃苹果不满？你是不是也想来一口？”我问它。

这时，哈夫林马打了一个响鼻，我手中的苹果差点掉下去。它打着响鼻，好像是在回答我的问题。

我把苹果递给它，但仍紧紧地握住不放。哈夫林

马用鼻子闻了闻，然后就咬了一口。它津津有味地嚼着，还一边仔细地打量着我。接着，它又表示出它的需要，不耐烦地用蹄子刨着地。“不要急嘛，你还是可以得到一些的。”我安慰它说，“你叫什么名字？”

就在此时，一个女孩子出现在我的身旁，她穿着浅色的马裤、红色的夹克，戴着黑色的马帽，帽子下面露出金黄色的头发，手里握着一根短的马鞭。

“这是利奥波德，没有人敢骑它，因为它非常野。”她说。

巴斯蒂安凑近我，疑惑地悄声问道：“怎么说话带着这种鼻音？是公主，还是别的什么？”

我禁不住张口大笑起来，嘴巴里的苹果也被吐了出来。

那个女孩子厌恶地看着我，用蔑视的口气说道：“你难道就不懂一点儿礼貌？吃东西非得像一只河马？”

巴斯蒂安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很有礼貌地问道：“请原谅，你见过一只正在吃东西的河马吗？”

那个女孩子想了片刻，然后摇摇头。

“就是，因为河马吃东西时是有点吧嗒吧嗒，但它还是相当文雅的。因此你必须问问莉娜，为什么她像一匹美洲驼那样吐东西。”